

孙见喜

小河涨水

XIAO HE ZHANG SHUI



I267/
347

山河水

孙见喜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



0000026652

373636

书 前 小 语

陈绪方

两辑计 22 册《又一村》丛书相继问世之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令人兴奋的轰动效应。京华文坛轰传道：“北京有个亚运村，陕西有个‘又一村。’！”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著文曰：“《又一村》给文坛带来了和煦的春风！”除广播、电视予丛书以青睐外，《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陕西日报》等中央、地方数十家报刊，皆从不同角度给丛书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我们衷心感谢辛劳在第一线上的广大书店同志对丛书的支持！

我们由衷地感谢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对丛书的厚爱！

我们亦诚挚地感谢电台、报刊和评论家对丛书的支持并佩服他们“识荆”的眼光！

毋庸置疑，丛书除其艺术价值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其思想价值的效应。不妨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摘录几个片段——

“感谢您——《又一村》丛书的著者和编辑，是你们给予了我自尊、自信和自爱，点燃了我的理想之火。我将从泥沼中走出，踏上新的坦途，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一片新绿……”

“《又一村》用它艺术之手，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从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世界，使我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和未来。”

“久违了，文学，真正的文学！现在我案头上再不是乌七八

糟的东西了，而代替它的是“柳暗花明”，是齐齐整整的《又一村》丛书。……如今，我的居室是这么明亮，空气是这么清新。”

从书信浓郁的抒情笔调来看，多是出自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之手。读了这样的来信，我们激动、欣慰，然而感到肩头沉重。由此，深深地意识到，我们编辑不仅在为他人作嫁衣，对于广大读者，更是用和风细雨般的话语谈心的挚友，用甘露滋润于涸心田的园丁，用燭火照亮坦途的向导。

丛书已出 22 册，也算可观，加之出版社性质限制，本应刹车，但由于各方面的热情呼吁，只好出到 40 册，算个整数。此次推出的《梦楼小品》、《野山随笔》、《淡淡的却难忘》、《冬天的问答》等 18 部作品，从体裁看一如既往，有小说、有散文、有随笔、有小品、有杂感、有诗歌……。内容亦甚驳杂：山川、名胜、乡情、野趣、博物、掌故、艺海踪影、稗官野史等等，应有尽有，真可谓大拼盘也。

说到“拼盘”，似有贬意，然而它在各种筵席中，却是“第一道”。这令笔者又想到 30 年代俞平伯先生的《杂拌儿》来，所谓“杂拌儿”，正取“拼盘”之意，也唯其“杂”，方适合各类读者口味，故俞先生的《杂拌儿》一版再版，名重一时。另外，王云五先生主编的《万有文库》丛书不是也很杂么，但生命力很强，却也传了下来。想到这些，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溢美之词说得太多了，实际上丛书也并非尽善尽美，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丛书的全体编辑，准备总结总结，同时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更细些，更令人满意些，以实现我们的初衷——“《又一村》，亮出了一个新境界，《又一村》，展现出一片新天地！”

自序

在散文界很疲乏的情况下来谈论散文是很不适宜的。散文腹泻久矣，非寻常丸散可以医得。

细论起来，大约还是作者队伍的问题。一部分同道者，玩弄散文，自不尊重；一部分同道者，倚老卖老，婆婆妈妈；又有主妇式散文家，又有家长式散文家，又有嬉皮士散文家，看似八卦棋盘，阵势挺花臊，其实却很单调。单调在一个字：小。小在气上，气小则量狭，则内在空间狭窄，则读者无以追寻大境；小在意上，意小则直白，则字里行间寡淡，则读者无以品嚼厚味；又小在色、小在形、小在形而下。

为此，散文备受读者冷落，或许，还要继续冷落一段时间。

中国的散文创作源远流长不假，《岳阳楼记》式的，《永州八记》式的，祖脉雄厚。后来，小说成了文学主力，散文沦为婢女，但明清以降，并不乏了散文大家。所谓“笔锋下插九地裂，精气上与云霄同”，人们追寻的，仍在精气元魂，仍在万物抽象，其思维神经的末梢，仍颤震在人类生存长河之类的大命题上。六十年代，陕西评论家肖云儒提出散文创作要“形散神不散”，这大约是指写作技法的。到八十年代，汪曾祺、贾平凹二人，用细小文笔，摹写心相、物相、世相，很有一些气候。但来自另外的力量却在破坏着这个气候，破坏着散文的名声。其所以

有此不谐局面，原因盖出于散文自身理论的薄弱。汪、贾二位的实践证明，散文篇幅虽小，却完全可以写得大器，写出大境界，当然，言大，只是散文艺向的一头；另一头，还可以追求精雅，贾先生的《月迹》集就是很精雅的。

我不愿意用“洋”或“土”来评价散文，因为这样外在的或者文面上的触感，是很难摸准文品内在风味的。通常说小说是写人的，其实散文同样可以探取人心深处的幽秘。人体的完美造型，是自然选择和人的意志的结果。随着人类史的往前延伸，人必将继续超越自身而向高智能型发展。实际上，现实人群中个别分子的神奇才能，大约就是未来高智能人的进化触角。以我看，表现人自身的种种奇特现象和超常能力，散文园地里是个盲区；至少非常非常稀薄。罗马皇帝奥古斯说：“神奇并不违反自然，它违反的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说穿了，仍是一个谈烂了的问题：即忠于事物忠于生活的问题。这口号喊了几十年了，变成创作，印成铅字，常常是作家对生活或事物作了拙劣的过滤，或者说是政治提纯。那么，生活在你笔下变了形，读者不买账实属自然。市面上假烟假酒人们嗤之以鼻，文坛上写假生活自然难有销路。还有，世相心态的真实描摹，什么时候真了，什么时候散文园地就热闹了。毋庸讳言，散文创作存在着逃避现实的倾向。

我也不愿意用“歌颂光明”或“暴露阴暗”来评价散文，因为这实在是浅层的看法。多年来，在此问题上纠缠不清，但议论者若把视角抬高，站在人类生命链上，站在文化人类学的哲学视点，再寻求歌颂或暴露的张力所在，是非也便一目了然。真情与人类共存，真实与日月同辉。仍然是上面的话，什么时候真了，什么时候散文园地就热闹了。

再如游记散文，曾经，游记散文便是导游散文，也有夹叙夹议的。后来发理，导游散文，一百篇写武侯祠一百篇雷同。于是，近年的记游散文，重在写感受，作家眼中的景物是心灵化

的景物，这就大了天地；不把自己隐藏起来，活活地写自己真实的独特的情感，那么一百个人写武侯祠可以写出一百种不同的感受。这或许就叫发展，内在的发展，中国的事情总是在抱怨中前进，散文亦矣！

再如语言问题，同道们越来越趋同于一个观点：散文应当是美文。当然说真了就美了，这是指内容的，就语言形式而言，美在文辞，美在韵律，美在叙述或描摹的巧妙……其色、其形，精而雅之；间架布排，机智明敏；或给人愉悦，或给人悲怆，得一而足。不是通用美，而是独特美，真由美。设想大家都用公共语言操弄散文，生下来的必然是臭蛋。各人追寻自己的特异，极致了，也就到家了。且家家反差，散文大气象就来到了。

读过一本散文合集，每位作者都附有一段自己对散文的见解。有的诅咒人家的是“伪散文”，以师爷或正统家自居；有的鼓言扫荡，说传统的扫净了散文就好了。似乎一些写家不是在说散文，而是竞相表演自己如何狭隘和偏羣。敝以为，探求物理，你可以不要胸怀，但面对散文同仁，还是宽容些好，厚道些好。你的一路好，别人的一路或许也不坏，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单一了，岂不就又荒凉了？

至于队伍中的顽邪之徒，园地上的不齿之文，相信读者自会选择。如今，全社会的大文化水平提高了，要糊弄读者其实是很难的。文艺上搞强行推销往往不行。

孙见喜

1991年10月11日于西安王家巷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辑 静 村

静 村.....	(3)
双溪夜语.....	(6)
小河涨水.....	(9)
终南三弄.....	(12)
三原写风.....	(17)
荒地两章.....	(20)
罐 子.....	(26)
鬼 桥.....	(29)
植物二题.....	(32)
子夜钟楼下.....	(37)
周原晨晖.....	(39)
怀念一个人.....	(42)

第二辑 游 踪

海 脚	(47)
月儿高	(49)
观珠海	(52)
雄性的黄河	(54)
兴善寺小径	(57)
蓬莱礁	(60)
黑土道上	(63)
曲阜牛车行	(67)
泉城残柳	(70)
太阳岛散记	(72)
青岛街市	(75)
黄海夜航	(78)
老虎滩的风	(81)
崂山小道	(83)
山海关纪事	(85)
珠江行	(88)
镇安游说	(91)
青城观雾	(95)

第三辑 物 理

文 竹	(99)
马鞭草	(102)
酒 痕	(105)
伏牛贝	(108)
桥山柏	(112)
古 松	(115)
陶 碗	(118)
漏 痕	(121)

触觉的启示·····	(124)
月、光·····	(127)

第四辑 风 情

商州扁担·····	(133)
商州糊汤·····	(137)
商州扁食·····	(141)
小城暮霭·····	(144)
故乡有个打儿窝·····	(146)
村 变·····	(149)

第五辑 人 文

木猴及其它·····	(155)
关中纪事·····	(159)
平湖派琵琶传人·····	(163)
树上的根·····	(166)
沙 戏·····	(170)
病床上的独行侠·····	(172)
白 手·····	(177)
老乳牛·····	(182)
他爱白茉莉·····	(185)
苦 慈·····	(188)
绝 响·····	(191)
峨嵋人·····	(194)
心灵揣摩术·····	(201)
拙诚的人·····	(204)
神 手·····	(207)

人在旅途.....	(213)
屋 场.....	(222)
酒 坊.....	(226)
礼泉散记.....	(229)
石 门.....	(232)

第六辑 文 说

钟山灵音.....	(239)
我们去烧一锅饭.....	(242)
旅行家的足迹.....	(244)
宽宏与精微的审视.....	(248)
商州山地的刺芥花.....	(250)
后 记.....	(253)

第一輯

静 村

静 村

一只游狗将一条后腿翘在椿树根那里，热气就腾起来。空中白云吻着村头的紫雾，湿草的蓝烟又缭绕得马虎，天空就阴湿得老不正经。游狗彳亍地去了，白色的积雪上蚀下一个浓黄的坑儿。

椿树的丫叉上挂着薯蓣，积雪在上面肿着。薯叶霉得灰黑，失去了作饲料的价值，薯蓣腐成僵硬的枯物，烧锅也无焰了；可就这霉腐的筋筋爪爪，蓬蓬地驮了一团卧雪，于灰日下也还美丽。

椿树下，一圈农家茅厕的土墙。墙基的缝隙里饱塞了赭红的玉米须，这或许就是手纸了。墙面子用麦草泥搪过，毛湿湿的，却还平整。墙头并不坐瓦，却林林总总地横斜着狗尾草。草茎蹒跚间，黄着几颗松塔。无有苍松的老桩，唯见一枝翠色翘起在墙头。又有两杆毛竹弯过来，清瘦的枝叶间藏一只雀。

几串柿蒂悬在墙拐角儿，三五木钉歪斜着吊住分量。柿蒂的内皮上有牙齿啃过的痕迹，主人重视咬得到口的现成。干柿蒂三角钱一斤是去年的价钱，今年涨到了五角。五角了还不出手，或许还可等到更好的价钱。当然，等得霉了黑了不

能用了，也就算了。

日色挺严肃，光线播得匀匀的，墙下也无阴影。炊烟却糊涂，满世界染得没了阴阳，早晨九点和午后四点一个样儿。山在这里只是陪衬、峰齿的凹口还是女娲那时遗留的一缺。学大寨那时有人试图补过，百十号人马凿了一个大炮，装了八十斤黑炸药，结果哑了，也就算了。后来那山口子上闹鬼，砍柴的上去了就没了踪影，十年绝了人迹。近年却又闹神，连山外来的司机也要弯上去挂一络红布；蓦然有了鞭炮声，村人方知是夏历的初一十五。村人也去烧过香，马马虎虎的，据说那神佑远不佑近。

山窝子里没有现代音响，老树棵子里藏七八九户人家。晨昏里偶有鸡鸣狗叫，小石桥那里的泉水声韵味清奇。冬日里见天两次炊烟，在房脊上凝伫的，在屋后炕洞口旋转的，全是些沉重、潮湿而且灰黑的不充分燃烧物，并不呛人，甚或还松香般陶醉人心。

家家屋后一座茅厕，一律的不着棚顶，故而绝无臭气。子是，这里就成了牲畜的好去处，就成了竹苞松茂的风景地。特别到了雪天，这野村的一角雅致得迷得住城里的姑娘。看那竹下的台埧上，一座陈年的麦秸垛作圆锥状蹲伏，灰褐的几何体上，有了一角齐荏荏儿的解剖，剖面上溢出金黄的夏、匆忙的秋，也溢出冬日的闲散和慵懒。于是，有迟起的老妪就在那剖面上扯麦草，扯一把挟在腋下，扯两把也挟在腋下。之后，弯弯着身子，无声地去了，那目光投在脚尖，似辨认往年的脚印……

两杆翠竹晃儿晃地点着头，那雀儿在灰空里斜划一线翔迹。竹梢的积雪软塌塌落下，地上的积雪并不见涨厚。两颗熟黄的松塔依旧凝坐墙头，纺锤状的磷肚里储满子实，春要来了，你还等待什么呢？

茅厕里终于有了声音：“吃了么？爷！”

“吃了。”

原载上海《文汇报》1989年7月6日
河南《散文选刊》1989年第10期转载
收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八十年代散文选》

双溪夜语

一座小小的阁楼，卓然孤立于拱桥，朴素一如村姑。未见雕梁画栋的脂粉，却于瓦楞木质间，含蓄了山的苍黛和芬芳。桥下逸出二水，说是白龙江，黑龙江，实际却是两股幼溪。

水质素净，又稚儿般欢快，碰上青石白石，淘起一堆白色浪花，就又哗哗流走。两溪合流，力偶冲动，窝出一个深潭。其水青紫，藏纳了无限奥妙。潭边黑褐巨石，状若牛心，晚光掩映中，透出红油亮色。崖边石壁，或削或鑿，皆板状曲折，平整光洁处，就有雅兴的游人以石墨草写了诗句，曰：杰然高阁出清音，仿佛仙人下抚琴；试向双桥一倾耳，无情两水漱牛心。

于是人们就知道，这是在峨嵋山了。那朴素阁楼名叫清音阁。阁后山基处，切割了平台，造一座佛祖大殿。殿刚修复，尚逸散油漆的药味。灰暗的殿堂里，有老僧在烛影中做晚课，清肃的法器之音响得万物都要良心发现，于是，这一方山水顷刻便圣洁如西天净土。

唯山溪滔滔。白水响一种清灵妙音，又飘飘然从崖上撒下，雾一般柔软，仿佛一片裙裾，似有隐形女子空谷作舞。夜未了，你无言的袅娜莫不是作给山妖的哑语？莫不是传报一